



稻之道



袁隆平有两个梦想，一个是禾下乘凉梦，一个是杂交水稻覆盖世界梦。 绘图/乌合麒麟



中国水稻研究奠基人丁颖。

口最多；水稻是全世界穷人最大的食物来源……不过，头顶光环虽亮眼，原初的野生稻，若单看外表，其实就像河边的杂草，绿叶长，个头高，谷粒小，并不怎么富有诗意或美感。

一切诗意或美感，源于饥饿的焦灼被彻底地填充后，因匮乏、欣喜、感恩、怀恋情绪混杂而生的“另眼相待”。先秦的《诗经》云：“八月剥枣，十月获稻”；“黍稷稻粱，农夫之庆”。东汉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，收录了“秬”字，即“粳”字的前身；又收录了“稊”字，注为“稻不黏者”，应该是指籼稻了。北宋真宗年间，引入占城稻在江南地区推广，与晚稻配合成为双季稻，使谷物产量大为增加。至南宋，谣谚杂语常谓“苏湖熟，天下足”；而楼璘绘制的《耕织图》，诉尽稻香与耕苦，令朝野传诵。有明一代，又出现了“湖广熟，天下足”的说法……

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讲，大抵都有这样朴素的认知：水稻的“老家”肯定在中国，稻作文化属于我们。但实际上，从一百多年前开始，不同国家的学者各怀心事，在水稻起源问题上展开了激烈争论。生物学者希望通过确定作物起源，找到它的原始栽培类型和野生近缘种，利用这些遗传资源的宝库进行品种改良，提高产量和品质。人文学者则试图借此构建历史，甚至试图借此为自己族群的宏大叙事修筑巍峨堡垒，让他者“望稻兴叹”。

最终，还是中国获得了这场水稻起源论战的胜利。1926年，中国水稻研究的奠基人丁颖在广州市郊发现了野生稻，他在1957年

的《农业学报》上写道：“认定我国栽培稻种是源于华南。”其后，在整个岭南西江流域，经常会有各种野生稻被发现。晚至2013年，广西百色市西林县足别乡央龙村安怀屯境内，就又发现了一批罕见的野生稻，生长在海拔1100多米处的沼泽地里。

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，中国考古学界喜讯频频，从新发掘的遗址不断传来发现稻谷遗存的消息——1955年湖北北京山屈家岭，1959年重庆巫山大溪，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，1979年浙江桐乡罗家角等，使水稻在中国的栽培史愈加分明。20世纪80年代以后，中国又陆续发掘了一些含有水稻遗存的古老遗址——1988年湖南澧县彭头山，1993年湖南道县玉蟾岩，1996年广东英德牛栏洞，1999年江西万年仙人洞，2000年浙江浦江上山……

从考古学的角度看，河姆渡所发现的栽培稻，距今约7000年，一直被视为长江流域稻作文明的代表。然玉蟾岩遗址出土的1粒炭化稻谷，据判大概有“1.2万岁”；仙人洞遗址的水稻细胞“植硅体”化石，年纪可能比1.2万岁还大；上山遗址更是出土了大量近1万年前的稻壳，无不证明了我国栽培稻作的历史源远流长，非“7000年”“1万年”可囊括。

2011年，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芭芭拉·沙尔（Barbara A. Schaal）和纽约大学的迈克尔·普鲁加南（Michael D. Purugganan）联合开展了一项盛大、严密的DNA研究，结果吻合考古证据：野生稻最早在中国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驯化为粳稻，之后与黍、杏、桃等作物一起随着史前的

《御制耕织图》以江南农村生产为题材，系统地描绘了粮食生产从浸种到入仓，蚕桑生产从浴蚕到剪帛的具体操作过程，每图配有康熙皇帝御题七言诗一首，以表述其对农夫织女寒苦生活的感念。

